

## 劉鶚的祖居及寓所小考

劉 德 樞

先曾祖譜名震遠、字鐵云，自名鶚。以《老殘遊記》和《鐵云藏龜》名世，而他傳奇的一生却是以懸壺終始，其間涉足河工、實業、賑災、收藏、考古、寫作等等，範圍極廣。其行止天南地北，其時運起落不定，但有所涉，多有著述。因此研究其著述，需了解其活動，而其活動又關聯其思想。本文試從他的祖居和寓所切入，冀希對了解他的活動有所助益。

劉鶚一生顛沛流離，幾乎可以說是居無定所，加以資料有限，故本文所述或詳或略，行文或述或議，受所握材料限制，如有的寓所述記詳盡，多數僅是寓址，有遺漏者更所難免，文不成體，通篇不一，尚希見諒，並祈指教。

### 一、祖居及寓址簡述

祖居，是指父母以上尊長的寓所。現在知道的，只有江蘇鎮江的陸家巷、柴壘巷和上河邊。寓所，這里是指攜眷而居，而且相對留居時間較長的住所。現在知道的有：

江蘇淮安的高公橋西街。

江蘇揚州的木香巷。

河南開封的鵝鴣市路西。

山東濟南的西縣巷北首路西陶宅、小布政司街、英武廟街。

北京的椿樹下三條、賈家胡同、大甜水井、城外三眼井、木廠胡同、板章胡同。

上海的新馬路陳家橋安慶里、昌壽里、永年里。

江蘇蘇州曾是劉鶚的居家之地，見之於多處記載，但是寓址不詳。

此外，劉鶚在天津、南京等地都有較多的活動，有臨時的住所。如在他頻繁地活動於京津間時，都是住在《天津日日新聞》報社，蕙孫先伯記述“館址在和平路北

端”。其他則無可考。

劉鶚足跡所至，暫住的地方就更多了，如沈陽、太原、杭州、武漢、株洲以及朝鮮、日本等等，有文字記載的如：“奉天南門永昌棧”等等，當不做考。而劉鶚流放新疆后，寓居戍所，有近一年時間，將試做探究。

## 二、鎮江祖居小考

吾家為江蘇鎮江丹徒人氏，南宋時自中原遷此。遷鎮始祖劉光世有三子，長、次子之后皆“徙蘇州及北京無可考”，第三子劉宗三支留鎮江（本人有《吾家家世》一文可供參閱）。

據《江蘇丹徒劉氏宗三族譜》，第廿二世為劉成忠字子恕，在劉子恕著的《因齋札記》中，記述了其時鎮江祖屋情況，茲摘錄如下：

“吾父少時所住為陸家巷，其后吾母來歸，以屋小不能容，則又住柴壘巷……。稍長則住上河邊，此皆鎮江府西門外地也。上河邊之宅，凡九間一廂，其外三間北向，以中間為見客處，以東一間為讀書處，以西一間為四叔父房，而閉其門以別內外。其中二間南向，皆小屋，東一間為出入處，西一間祖母居焉。其后四間南向，東一間別出，三叔父居焉，中一間空之為飲食處，截其半以為廚房。西一間五叔居焉，亦截其半以為積薪之所。其前有廂房一間，皆湫隘卑濕，所謂簞門圭竇者也”。

《因齋札記》對該屋所處方位、環境，也有描述：

“此房本王姓產，有正宅，余家所住，蓋其旁宅也。出西門不半里即至，其前為街，街之南有數家居焉，皆背河為宅，西行十余丈，街南之屋乃盡，為河所碍故也。鎮江為漕運要道，江浙糧艘於此出江而達清江浦，邪許之聲，春秋前后，不絕於耳，蓋一年之內，河中有漕艘者七、八月焉。余少時有句云：‘夜雨城頭聽齋策，秋風屋上過帆檣’記其實也”。

這兩段文字，將鎮江祖屋及其所在情況躍然紙上。房屋結構當屬普通的民居，其年代是在劉成忠“吾母來歸”之后，父輩的五個兄弟分房居住的年齡。按劉成忠生於清嘉慶二十三年（公元1818年），卒於光緒九年（1883年），1852年入仕，則居住在此的時間約在道光年間，公元1810年至1850年前后。劉鶚於1857年生於江蘇六合，鎮江上河邊祖居應沒有居住過。

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有鎮江電視臺記者某君來電話稱，經尋訪，對劉鶚祖居有所發現，即請舍弟德隆就近前去察看，從兄德威、妹夫朱禧同往，未敢確認。

### 三、淮安故居詳解

江蘇淮安高公橋西街的故居，是劉成忠於1870年置下的房產，次年安置家眷，到1887年劉鶚離家去河南投效河工，他在這裡住了16年，從14歲到30歲。這座宅院西面臨着地藏寺街，有南、北兩個側門，東牆外是金剛社巷。當時是從廖姓人手上買下的，原是明朝漕運總督朱大典的官邸。蕙孫先伯和德馨先兄都曾有文記述買房的經過和款源。

1987年德馨先兄手繪了這座宅院的平面圖，並寫了《圖說》。後來請人據以繪制了俯視圖，發表在當年的《淮安文史資料》第八輯上。淮安宿耆季鎮淮先生亦有文介紹說：“總觀劉氏故居，共有五宅，規模宏大，結構完整，合一百四十余間為一第”。又說，他在1978年回淮重遊故地，時宅已頹敗，“余少時所見一宅五進者，惟余三間，空曠灰暗，無完好整潔之觀”。

1984年，淮安市人民政府撥款修復了小部分房屋，掛牌“劉鶚故居”對外開放。1987年，為紀念劉鶚誕辰130周年，再加修繕。由於拓寬馬路，加上早毀的部分，可以修復的已極有限，恢復原狀已不可能，胞妹德棻主持制作了復原模型，贈送給淮安市人民政府，1999年起，該模型在故居陳列，雖小有瑕疵，可略見全貌。

以下，僅對“五進五院”和“五宅”的說法，做一簡介。

這座宅院分為中、西、東三個部分。中部是正宅，西部是住宅，東部是花園。先說中部正宅。“五進五院”者即指正宅。《圖說》說：“從二門朝堂中開大門，直到后堂，非常深邃，氣勢雄偉，頗為壯觀”。

正宅的大門在中軸綫偏東，外有大影壁。中軸綫上，由南向北依次座落轎廳（倒座）、暖閣（又叫朝堂）、畫杉大廳、穿堂樓和堂屋大樓等，是為“五進”。這廳、閣、樓前各有一院，加上后院，是為“五院”。

第二進暖閣，它的西邊是內眷門，東邊是一個內影壁，正對着大門。

第三進畫杉大廳（現存），其前，院兩側有廂房；西廂房后面是從內眷門起始的火巷，向北直抵第四院和通向后宅的過道，巷西側有小門通西宅。

第四進穿堂樓，其前，院兩側有廂房，東廂南頭有一廚房。這樓是劉家的藏書樓。

第五進堂屋大樓，其前，院兩側有廂樓；東廂北頭有一廚房，並通東宅。其后有后院。

再說西部住宅。

《圖說》說：“劉氏故居計五個部分，一百四十二間房屋”。又說：“地藏寺巷的南宅、中宅共約五十間”。按當時的習慣稱呼，西部住宅的南半邊叫西宅，北半邊叫

后宅，而西宅又分成南宅和中宅。所以這裡說的“五個部分”又叫“五宅”是指：正宅、東宅和西宅的南宅、中宅及后宅。下面對后三宅分述之：

西宅是由六個小院和一天井、一附院構成的四套獨立而又相互通連的居所。西宅南部的兩套居所叫南宅，是呈“田”字形的四個小院，東、西各以兩個小院，各成一套居所；西宅北部的兩套叫中宅，東、西各是一個長方形的小院，又各是一套居所。

南宅的西居所，是個前后院，沿地藏寺巷是一排西廂房和一個偏門，叫南偏門，門外有一個影壁。東居所也是個前后院，東牆上有小門通火巷，可去正宅。

中宅的東居所，是個長方形的小院，北有堂屋，西有廂房，再北頭有一廚房。西南角上有個附院，里面有兩間朝東的書房，院內有山石花草，有角門可去南宅的東居所。劉鶚和正室王氏曾經住在這裡，那附院就是劉鶚讀書的地方。東邊的院牆上有小門，通火巷。

中宅的西居所，也是個長方形的小院，沿地藏寺巷有大廳，有個偏門，叫北偏門，門外也有一個影壁。

這四個居所宅院，再加上后宅，就住宅而言也是五個，所謂“五宅”也可以說是這五個住宅。

后宅，在西部，西宅的北邊，是家主劉成忠的居所，後來劉鶚之兄一家住過。它由前院、西院、東院三個小院構成。這宅院的宅門朝南，前有過道，向東通到正宅的第四院，也可南拐順火巷直通第一院的內眷門。進宅門是前院，有東廂房，直走進西院，院里正對着院門的叫“小廳”，院西有廂房，從東牆上的小門進東院，院里北、南相對座落着“上堂屋”和“下堂屋”，“上堂屋”東邊有一書房，“下堂屋”西側有一廚房，院東有廂樓，東牆上有小門，可去正宅的后院。

最后說東部花園。東部一共有三個園子。

《圖說》說：“那東邊花園，一池清水，停泊兩條石船，不僅淮安絕無僅有，大江南北恐亦少見”。園內情況，可參看《老殘遊記》，書里正是如實地寫了這裡，“進了角門有個荷花池，池子北面是所船房，名曰‘海渡杯’。池子東面也有個船房面前一棵紫藤，三月開花，半城都香。名曰‘銀漢浮槎’。池子西面是一派五間的水榭，名曰‘秋夢軒’。‘海渡杯’北面，有一堂太湖石，三間‘蝴蝶廳’，……老殘平常便住在‘秋夢軒’里，無事時，或在‘海渡杯’里着棋，或在‘銀漢浮槎’里垂釣，倒也自在”。補充一下，那軒外走廊臨水的一面，是一排飛來椅，便於觀魚，與那水榭接着的是長廊，池的對面，是曲尺長廊，池的南邊是小徑環繞。“蝴蝶廳”前，

左右都有假山，中間上望，凌空架一石板，名為“天橋”。假山西邊有一石笋，高過屋頂，名叫“百果峰”。西南角上有一小白屋，是看園人（也是司園人）住的。園中的奇花異草，自不一般。

上面說的僅是東部的南半邊，“蝴蝶廳”的北面，也是個大園子，當中是一條石板甬道，兩邊是大花臺，正北座落的是一座六間朝南的堂屋，前有檐廊，與從角門進來的走廊相連，那堂屋的東邊，相連着還有稍小的兩間套房，所以甬道兩邊的房屋並不對稱，正對着甬道的這間，放着祖宗牌位。

這堂屋的后面，就是第三個園子：后花園。這座大宅院房屋的結構樣式，西宅和后宅的堂屋都是淮安風火檐式，其他住房都是江南民居樣式。而正宅的四進堂、閣、廳、樓和東部的廳、軒、堂屋等的建筑和裝飾，就都極為精緻和考究了，比如，已經有了當時尚少見的大玻璃窗，室內牆壁上有木牆裙。

《圖說》對“畫杉大廳”有一番描述，說是“重檐飛甍，青磚黛瓦，獸頭滴水，山牆檐口，各有磚彫。廳內向南一面是十八扇高大長格，門檻較高，前卷后屏。中間豎的柁梁繪有彩色圖案。……正中大梁和每根椽子都是‘畫砂’（所謂‘畫砂’是將每根椽子及前卷先打膚色底粉，再用朱筆描出自然木紋）”。該文又引述某君的評論：“我見過淮安丁、何、韋、許四大名門的大廳，雖然高大；近代秦、沈、張、蔣等家大廳，也很寬敞、精緻，但都不如‘畫杉大廳’”。由此感嘆：“於此可見，‘畫杉’在當時的豪華及其藝術價值了”。

《圖說》對“蝴蝶廳”的介紹是：“所謂‘蝴蝶廳’，是在假山院子北面三間朝南歇山式建築。東西向南兩角的屋檐低垂，形如蝴蝶翅膀。下面基石高出於院子三層臺階，從長廊上去走斜坡，連接該廳的走廊，由走廊正中進內，北面是六扇高大的屏門，屏門前是一張大條幾，條幾兩頭各放一個白地藍花的落地大花瓶。東山牆有個月洞窗，屏門北面有個小倒座，形似蝴蝶肚子，這倒座有個小印方門。出印方門……”。

可惜，這些大都不存了，現在的“劉鶚故居”只是殘存的十多間房，不見原貌了。它是逐漸頹敗的。

清光緒三年（公元1877年），劉成忠退官卜居淮安，從此就住在這座宅院里，直到1884年去世，歸葬鎮江祖塋。1909年劉鶚辭世，家道開始中落。

據德馨先兄回憶：“在我六、七歲（1919 - 1920年）時家庭發生變化，房屋遭受人為的敗壞，甚至偷拆變賣”。但是，這應是局部的，而且是暗地里的行為。因為他還記得：“在我十六歲那年（1929年）冬，適逢外公七十大慶，先父母在此廳（指“畫杉大廳”）為其祝壽”。他說這時的這個大廳還很寬敞、精緻、豪華。整個大宅大約保持

到此時為止，以后就“呼了了大廈將傾”了。

根據以上推斷，1870年到1910年，這座大宅院在劉家手里有着約40年的風光。從1910年到1930年，約20年它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，此后又20年它倒塌了。

1978年，淮安宿耆季鎮淮先生所見已是慘不忍睹，說：“余少時所見一宅五進者，惟余三間”。“余乃感滄桑之變不可名狀。問劉府主人，幸得見德馨令妹德芳，余語以姓名，德芳即記余與翟長松為其兄同學”。我們敬重的德馨先兄是長房長孫，生於茲，長於茲，直到1933年去上海讀書時才離開這裡。德芳先姐是最后一個離開這座宅院的劉氏后人，她於1983年去世於蘇州，其胞妹德芬在她之前離開這個宅院。現在，見證過這座大宅院頹敗的只有德芬三姐了。去年，她給我寫了一封信，敘述了有關的情況。

前面說到，從1930年以后這座宅院頹敗了，但是個漸變的過程，而整體的破壞是從1950年起，東部即整個花園部分最先為國家征用，后來變成街道工廠。那是一個革命激蕩的年代，要掃除一切剝削階級的殘留，它自然在劫難逃。在一切事務都被貼上政治標籤的年月，不管甚麼文化藝術都被褻瀆了。

下面是德芬三姐的信中所述。

正宅部分，子恕公的長子味清公住過，味清公遷居上海后，其次子大臨先生租給了周恩來總理的六伯周煦芝一家，后來由其子厚基先生收回，以后是長房厚廣先生一家居住。

1958年“畫杉大廳”以后全部為國家征用，改建為花紗布公司，厚廣先生一家搬到后宅居住。周家租住時，在暖閣里掛了一副對聯，“世守蓮溪愛蓮說 家傳角里采芝歌”，好象很是清高自賞。周煦芝的書法很好，還在牆上寫了一首打油詩，“破樓破屋破門牆，東倒西歪向夕陽”。說明房屋年久失修，已經很破敗了。

西宅部分，其中南宅的西居所，鐵云公的三子大縉先生住過，去世時拆了廳房做喪葬費；南宅的東居所，鐵云公的側室衡氏老太太住過，去世時拆了“大三間”做喪葬費。其中的中宅，鐵云公的正室王氏夫人住過，鐵云公的六子大綸住過，次子大黼住過並經手賣給了開飯舖的金之芳家。

后宅部分，正宅被征用后厚廣先生一家遷入，后宅又被征用，厚廣和德芳搬到二條巷去住，后來看到“上堂屋”空着，就又搬了回來。季鎮淮先生見着德芳，就是在這裡，說“惟余三間”就是指這三間“上堂屋”，德芳去世后，被別人賣給了街道，不到一萬塊錢。臨街的房屋，在后來拓寬馬路時全拆了。

#### 四、各地寓所略述

##### (一) 江蘇揚州

劉鶚於咸豐七年(公元1857年)生於江蘇六合,時居住在其三姑母卞氏家。具體寓址不可考。1884年,劉鶚於父喪后次年,懸壺行醫於揚州,醫寓在木香巷,門可羅雀,后回淮安。

##### (二) 河南開封

劉成忠是咸豐二年(公元1852年)進士,與李鴻藻、王文韶等同科,殿試授御使,授職翰林院編修,改庶吉士,1861年外放任河南祥符縣知縣,改汝寧府知府,1865年調署開封府,1871年權南汝光道、開歸陳許道。劉鶚幼時到14歲一直隨父在河南任上。

河南各地的寓所,現有據可查的只有一處。現存劉成忠在開封典房的《回頭據》中說“今典到……鵝鴟市路西公館一所,計五十三間及隨房家具器用”,具時為“同治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”(公元1872年)。又有一典出《議單》說:因“古風堂劉急於回南,不能等待”,將該所房屋“出當玉德堂金名下為業”,具時為“光緒三年十月二十六日”(公元1877年)。

##### (三) 山東濟南

清光緒十三年(1887年)六月,黃河在開封決口,八月在鄭州決口,釀成空前大災,歷一年仍不治,朝廷震怒,嚴懲各高官,另調廣東巡撫吳大澂署河道總督。在此緊急時刻,劉鶚前去投效,當年缺口合龍,朝廷大喜,各高官受獎。吳特保劉以道員留任,提調測繪《豫直魯三省黃河圖》,到1890年圖成。此間,劉鶚沿黃河測繪,工作流動,無定所。現只知道他給河防局總辦易順鼎留下的一個地址:卑職現寓山東省城西縣巷北首路西陶宅內。

后因魯河亦患,“不與河爭地說”塵上,事關千萬田地、萬千生命,山東巡撫張曜舉棋不定,急調劉鶚入魯,委充黃河下游提調官。三月到任,當年見效,次年再度安瀾。張曜大喜,留劉鶚寓居濟南,后繼任巡撫福潤再留,此間完成《治河五說》等著作。在此期間,1891年劉鶚接着到濟南,寓所在小布政司街、英武廟街。

居濟期間,1892年劉鶚曾據巡撫福潤的奏片去北京,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試。次年,妻王氏病歿,九月,母朱太夫人辭世,劉鶚丁內艱回淮安,家眷仍留濟南。再次年,母喪服闋,回濟南不久再赴北京,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試,以知府任用,年底回濟南。次年回北京,結束了在濟南的寓居。

##### (四) 北 京

在北京,寓居宣武門外椿樹下三條趙文恪宅,趙子子衡先生是劉鶚的至友。在京

期間從事路、鈇等多項實業活動，參與英商福公司事。曾三下山西，有詩云“一路弦歌歸日下，百年經濟起關西”，滿懷壯志，又詩云“不向杞天空墮淚，男兒意志古今齊”，很想干一番事業。還曾應張之洞電邀去武漢，為修筑蘆漢鐵路事，后失望去滬，旋又返京請筑津鎮鐵路。此間，為嫁女儒珍曾去上海，說明家眷已居上海，推測從淮安移家上海是在1896年。在此期間，同時有寓所在宣武門外賈家胡同。

1900年義和拳起，清政府頑固派剛毅等，對凡沾了“洋”字邊的人無一放過，殺大員多人，又以福公司事參奏劉鶚通洋，請就地正法。劉鶚幸已於年初全眷南返，寓居上海，得免於難。

是年七、八月，八國聯軍攻陷津、京。劉鶚“九死一生闖北京”辦賑，活人無算。本人有《命舍羣生賑災人》一文詳記，此處不贅。這次在京住了兩年多。時救濟會設在東城南河沿大甜水井，劉鶚寓居於此。次年，接着到北京亦寓此，后遷崇文門外木廠胡同。同時在城外三眼井有寓所。

賑災后期，同時從事各項實業活動，如議辦隴漢鐵路、大清銀行等等。更有意義的是，積極搶救收集庚子之亂散失在民間的古物、碑版、甲骨、漢瓦等等。1905年又從上海去北京，為海鹽、自來水、電車、京西鈇等事，同時，活動羅振玉入清政府學部事，住在前門外驛馬市大街板章胡同。住所就是紀曉嵐在《閱微草堂筆記》中說的北京四大凶宅之一。先祖父說：“此宅有園、有山，花木繁盛。先君愛其芸蔚，租而居之。”“宅園有小樓一所，謂尤凶，吾家未遷入前，空閑已久”。

#### (五) 上 海

1903年，賑災事畢，全眷由北京回滬，寓所在新馬路陳家橋安慶里。羅振玉家在斜對門。其他家人住在昌壽里。其兄寓所也在昌壽里，1905年卒於斯寓。是年，昌壽里寓所失火，燒去部分房屋，家人移居永年里。

在此期間，劉鶚依然致力於實業，涉及京西鈇、浙江鈇、江西鈇、織布廠、織綢廠等等，真可謂“履辦履敗，履敗履辦”頑強前行。同時以極大的精力於古器、金石、碑版、甲骨的研究，斬獲頗豐，正是世有《鐵云藏龜》、《老殘遊記》之時。

1906年羅振玉去北京學部赴任，先祖父大紳夫婦隨去。劉鶚同去，后於八月返滬，全眷遷出安慶里，移居蘇州。只先祖父的生母一房留上海，仍居安慶里。

1907年劉鶚為實業事去北京，返回后在蘇州家中過年（1908年），后回上海，旋為處理浦口地事去南京。不料，此一去永不再返。。

### 五、迪化戌所管探

1907年袁世凱奉召入軍机，大權在握。次年，1908年（清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廿日）袁挾私誣陷，以“私盜大倉粟”罪，密令兩江總督逮捕劉鶚於南京，“著發往新疆，永遠監禁”。廿五日“今日已派員乘坐福安輪押解赴漢”（兩江總督電報官房電底）。據劉致毛實君信：“弟江寧獲罪起解，七月初歷鄂境，晝夜兼行”。於八月廿七日到蘭州，九月七日繼續上路，“至冬臘之交，行迪化道中”（同上劉致毛信），是年十二月十日（公元1909年元旦）到配。

在戍所寫醫書《靈臺傷感集》（后改名《人壽安和集》）。清宣統元年七月初八日（公元1909年8月23日）中風辭世於戍所，時年五十三歲。間關萬里，幸賴毛實君電新撫袁大化力助，世僕李貴全程護喪，“靈柩至蘭州，由二先兄奉以返，三家兄及紳迎於洛陽，大先兄迎於漢口，以舟車之易，不能不有人預洽也”（先祖父大紳先生文）。於次年終抵淮安，安於先塋。

迪化戍所是甚麼樣子呢？說法不一。

曾見一劉鶚年譜的書中說：“監獄不像監獄，而是一所所的小院子，房三間另有廚、廁，門上還貼着紅紙條，寫某某公館”。

新疆宿耆張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：“劉鶚到了新疆只能自投城隍廟，尋一栖身之處。當時的城隍廟位於迪化大西門（原新中劇院故址，今新拓大廈），劉鶚被廟內主事收留，安頓在戲臺底下左側的第三間小房內居住。為維持生計在廟里應診，重患者送醫上門，遇有貧窮患者，還免費給藥，因而聲譽傳遍全城，各地患者慕名前來求他治病，但於1909年底消聲斂跡了”。言之鑿鑿。

上個世紀的五、六十年間，在先父書卓的中間抽屜里，一直放着兩張照片，一張是劉鶚着西裝，手扶自行車；一張是劉鶚在迪化戍所的門前。由於抽屜里有一冊稿本，宣紙綫裝，先父隨時將自己的即興詩詠謄錄在那上面，我常去翻看，同時也就常常看到這兩張照片，印象深刻。

那張照片上，劉鶚端坐在中間，后面是兩扇閉着的宅門，較之外牆凹在里面，其上有檐。左扇門的左上角上貼一紙條，寫“劉公館”三字。劉鶚的左邊立着兩個“丫頭”模樣的女子，右邊立着兩個“書生”模樣的男士。那丫頭自是服侍主人的，那男士呢？先父告訴我說叫做“清客”，就是有閑而無着，陪主人吟詠敲棋、空議清談的文人墨客。

根據這張照片，看這宅門的形制和陪同的人，我推斷這裡實際上是一處普通的民居，上面的兩個說法都有可取，又都有失偏頗。

顯然，《長篇》的作者定是見到過這張照片的，因為那“紅紙條”上的三個字實

出意外，不是能夠想象得出來的，作者也注意到了那兩扇門，不像牢房的小門，進而推測門里定是一個小院子，既是院子，至少要三間房才能圍攏，因此又說“房三間另有廚廁”，但流犯不只一個，於是再想象出監獄里有“一所所的小院子”，可是這哪還像牢房呢？自己都疑惑了，於是又說“不像監獄” 無法自圓其說。

張老先生說劉鶚那時給人看病，這是完全可能的，因為劉鶚一生不屈不撓，全力實踐着自己“養天下”的理念，在身陷囹圄的條件下，這是他的唯一可行，而且他原來有過懸壺的經歷，現在又正在寫醫書。為了方便羣衆，他在城隍廟里擺攤施醫也是完全可能的，而且地點就在廟主事“安頓……的第三間小房內”。也正因此，劉鶚在迪化有了名聲，大概為很多人所見，就有了傳聞，只不過誤以為他就住在那里罷了。或許有人見過劉鶚在那里過夜，也有可能，那大概是這天病人太多，忙不過來，或是遇到特殊的病症，不敢離開。但說他“只能自投城隍廟，尋一栖身之地”以“維持生計”，則是一個善良的解釋。

破解這個問題的關鍵，在於我們的頭腦里不能先有一個“監獄”的概念，再去設想那時流人的處境和生活。張老先生的所說已經告訴我們，流犯到了迪化是自尋栖處，不是監禁。這些欽犯原來都是官員，到配后如何安頓，要看自己的關係和財力，反正地處邊遠，橫亘着浩瀚的戈壁大漠，險峻的雪山深谷，跑不出去。這在周軒先生著的《清代新疆流放研究》一書中，可以看到很多的例證，反之未見到過被關入監獄、蹲班房的個例。

且不說那些被“發配新疆，永不敘用”的清代宗室依然花天酒地，有的還蓋園子，蓄女人。流人、天津紳士溫世霖寫的《昆侖旅行日記》中說：“余在臬署，見發遣各官無不翎頂輝煌”。流人、廣東南海知縣裴景福在《河海昆侖錄》中寫，到配后“向迪化知府請示管束之法，答云：‘到了迪化，即算完事，見過大帥，靜候派差，別無話說’”。流人、京報記者彭翼仲“雖是強令監禁，但有家眷，特在衙署內另蓋一屋使其居住”。

裴景福在另一篇文章中寫到劉鶚，說：“鐵云久以鑑藏名海內，戊申謫戍，與余同難，一見如舊相識，時從暢敘”。得知劉鶚突然去世，他急忙趕去“余往哭之”。可見，流人之間，相互走動並不管束，且言談自由。哪里有甚麼監獄呢？更何談那里面還有“一所所的小院子”呢？

時劉鶚姻親毛實君任甘肅巡撫兼代理甘陝總督（劉之次子大黼娶毛之四女）。劉在給毛的一封信中寫到解送途上“弟去年來時，蘭州押解委員、典使劉玉亮沿路照料甚周”。路上如此，住地定亦然，毛實君必定拜托了新疆巡撫聯魁予以關照。

蕙孫先伯藏有一份新疆巡撫《遵旨查辦官犯奏稿》，列“軍流官犯”32名，按到配年月為序，第30名是“知府劉鶚”，第24名是周恩來總理夫人鄧穎超的父親“遊擊鄧廷忠”。上面提到的“通判彭詒孫即彭翼仲”是第22名。《奏稿》說他們“均屬安靜守法，別無過犯。……察其悔過自新，實堪矜憫”。特“開單恭呈御覽，伏候施恩”。可見，聯魁是在為他們說情，不會為難，只會給以幫助。如是，劉鶚租住一處民居是所自然。可以斷言，無論如何，哪朝哪代也不可能讓四、五個好人，陪着一個犯人住在監獄里，還獨門獨院，何況“房三間”也住不下，還有世僕李貴。反過來，若是一個人蹲班房，一人一間就夠優待了，何要“房三間”？所以，劉鶚在迪化的戎所是一處普通的民居。推測：正房三間，兩側還有廂房，圍攏一個小院。

順帶說一下，那32人名單上的人，除了劉鶚和鄧廷忠因病客死迪化，其他人後來都取道甘陝返回。裴景福方才對劉鶚的去世“悲未幾”，不久就“東歸過蘭州，遇其長子辰仲（注：即大黼，此其字，應為次子）於毛實君方伯署內”。此時，大黼是去迎靈的。還有，32人名單上沒有1901年應八國聯軍的要求，慈禧下令“均革去爵職，發往新疆，永遠監禁”的肇禍官員載漪、載瀾。但是後來知道，載漪於辛亥后，攜眷借道西伯利亞，回到沈陽。

劉鶚沒有能夠回來，成為他波瀾一生的悲壯結局，令人無限痛心，無限遺憾。他在迪化戎所離去，在新疆人民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，令人深為感慨，深為景仰。 罍

（劉鶚生於1857年9月29日，清咸豐七年九月初一日，謹以此文紀念劉鶚誕辰150周年）

劉德樞丁亥谷雨於蓉城

（LIU Deshu）